

五味人生

泡菜罐里的温暖

□张欣

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。和我相熟的朋友都知道，在饭店吃饭的时候，有很多东西我是不吃的，如馍、油条、饺子、浆面条、糊涂面等。原因很简单，厨师做的饭菜没有我妈做得好。

近几年，随着韩剧的兴起，泡菜也火了起来。我和朋友第一次去吃韩国料理的时候，服务员端上来自称是最正宗的韩国泡菜。我尝了尝，顿时皱起眉头，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刺激了我的味蕾。于是，我想起了妈妈做的泡菜。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北方，每年冬天，妈妈都要腌一罐子泡菜，以弥补菜品的不足。那个用了很久的罐子，有一个大大的肚子，土红色，很像后来我在美术书上看到的从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罐。

妈妈腌制的泡菜与韩国的泡菜不一样，韩国的泡菜叫腌菜也许更适合，泡菜顾名思义是要泡在水里的，妈妈常做的泡菜有两种，一种是圆白菜，一种是胡白萝卜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。我在外地上学的时候吃过不少泡菜、腌菜，但都不是记忆中的味道。

妈妈做的泡菜，圆白菜配胡萝卜，十分好看。再放一点儿芹菜叶，吃起来脆脆的、酸酸的、辣辣的，下饭佐粥都好。喝一碗白粥，吃一口泡菜，有一种质朴的温暖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蹲在泡菜罐子旁闻那种香味。有句话说得好：如果世界上有什么让你难忘，一定是妈妈质朴、温暖的温暖的味道。



绘图 仁伟

收藏

□杨瑞新 文/图

老胡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。在他经常出入的一个小区里，住着一位知名的画家，这位画家笔下的牡丹雍容华贵，老胡很喜欢，每每收购到画家丢弃的墨迹，都如获至宝，将其整理后贴在自己出租屋的墙壁上欣赏。

一日，老胡又收购了画家的一些“墨宝”，吃罢晚饭，他便像平常一样，把这些“墨宝”去粗取精，整理一番。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，一幅富丽大气、题款完整的牡丹画呈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喜出望外，这样完整的画，他之前还没“收藏”过。

老胡知道这位画家的作品现在很抢手，这幅牡丹画怕是自己十年辛苦攒的钱也买不起，他确信这幅画是画家的家人一时疏忽，误将它与其他废纸混在一起卖掉了。

尽管老胡对此画爱不释手，但他当晚还是骑着破旧的三轮车，将这幅画送还给画家。原来，那幅牡丹画是画家应邀为一个大展精心绘制的，大作收笔、墨迹未干时，画家便急忙出门办事，没想到一阵风起，那幅画被吹落在地。画家来洛探亲的老母亲在整理废纸时，误将此画与其他废纸混在一起处理了。

看到画作失而复得，画家喜出望外，当即拿出一幅《四月花开洛阳城》赠给老胡，还特意给老胡题字：“走街串巷，诚信至上。”



11·22 诚信日征文
我身边的诚信故事

洛阳城乡信用协会
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协办
网址: <http://www.lyxj.cn/>
微信: xrjzdb

你说我说

学无止境

□张延安

我教书几十年，自认为认字不少，谁知竟被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问住了。

老太太问：“左边提手旁，右边一个‘耳’字下边两个‘又’字（摄），是不是念ni è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洛阳方言念ni è，普通话念sh è，如摄影等。”

她又问：“左边一个耳字下边两个‘又’字，右边一个‘页’字（颞），怎么念？”她边说边写给我看。

我说，有这个字吗？她说有，她刚才在理疗中心的墙上看到

的。我蒙了，赶紧打开手机查找，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。我羞得差点儿出汗，脸也红了，只好老实承认：“我不认识这个字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可不是刁难你。我想，你们老师认字多，才请教教你。没关系，我回去查查字典就知道了。”

回到家，我赶紧查字典。还真有颞这个字，念ni è。如颞颥（ni è rú），指头部的两侧靠近耳朵上方的部位。这时，我才发觉自己知识浅薄。

真是学无止境啊！

咱爸咱妈

母亲的担心

□田松玲

晚上10点多，父亲打电话说：“你妈明天不去济源看病了。”“为什么不去？不是说好了吗？”我不解。“你妈就是不想去。”我还想问原因，父亲已把电话挂了。

放下电话，我心里嘀咕，前两天说好的，明天趁我爱人放假，开车去济源给母亲看病。母亲的腿骨质增生，在洛阳和郑州多家医院看过，医生说是老年退行性病变，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平时尽量少走路，出门尽量以车代步。

前几天，舅母来我家，让母亲去济源看病。舅母说她的腿病就是在那儿看的，效果不错。母亲决定去试试。现在我都请

好假了，爱人也跟那边的医生打电话联系好了，母亲却说不去了，真奇怪。

到了母亲家，还没等我问，她就说：“我想了又想，还是不去，路太远。再说咱又不知道怎么走。还是不去吧，你们都这么忙，还不知道需要去几次，要是医生说隔三天去一次，怎么办？我这病现在不太严重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既好气又好笑。说来说去，她就是怕给我们添麻烦，怕影响我们工作。我既感动又自责，自己是多么失职、多么不会表达，让母亲这么担心。

父母的事儿什么时候都是大事，当儿女的怎么会嫌麻烦呢？

凡人小记

老两口喝汤

□王东峰

中午，我在街头的羊肉汤馆喝汤。

这时进来一对儿老夫妻，六七十岁的样子，头发都白了。老头儿去收银台买票，老太太在我旁边的桌旁坐了下来。

老头将第一碗羊肉汤端过来，放到桌上，对老太太说：“这一碗是我的，下一碗才是你的。”

我觉得奇怪，从同一口锅里盛出来的羊肉汤，有什么区别吗？老头儿将第二碗羊肉汤端到老太太面前说：“你的这一碗汤是10元的，我那一碗是6元的。”老太太嗔怪道：“你咋不也要10元的？”老头儿嘿嘿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老太太用筷子搅了几下汤，提醒老头儿：“汤太热，你慢点儿喝，别烫着。”老头儿应了一声“知道”，嘴凑到碗边，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汤。这时，老太太快速将老头儿的汤碗挪到自己的汤碗前，夹了几片肉放进去，老头儿慌忙阻止：“你多吃点儿肉吧，你身子弱，得补补。”

一碗汤配一份饼丝，老太太又将自己的那份饼丝夹一些放到老头儿碗里说：“这一大碗汤我就喝饱了，这份饼丝我真的吃不完。”这一回老头儿没有推辞。

我早就喝完汤了，却不想马上离开汤馆。我坐在那里看着身边这对儿边絮叨边喝汤的老夫妻。这只是尘世间再普通不过的场景，却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我觉得无比温馨。